

古英诗 “The Seafarer” 翻译与赏析

娄立国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常州市 213164)

摘要：“The Seafarer”便是一首英国中世纪早期的诗篇，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谁。这首诗在题材和形式上都令现代读者感到神秘。学界对它有一定的关注度，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将它译为现代英文诗，本文作者将其译为中文并对其进行初步赏析。这首诗对人性中的矛盾、人的精神生活、生命存在的意义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古英诗；《航海人》；翻译；赏析；精神生活

中图分类号：I106.4

Abstract: "The Seafarer" is an English poem writte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whose author remains unknown. It has drawn conspicuous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The famous poet Ezra Pound translated it into modern English.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offers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oem with a preliminary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The poem is believed to ponder on the contradictions in human nature, human spiritual life, the meaning of life existence and so on.

Key words: ancient English poetry; The Seafarer; translation;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spiritual life

一、古英诗 “The Seafarer” 整体介绍

在英语世界里，有一些古老的诗歌犹如谜一般地存在，开荒拓土，播撒文明，在英国文学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The Seafarer”便是一首古老的奇诗。该诗作者不详。关于写作年代，根据作品主题可以推断该诗大约写于 7-10 世纪之间（Peter Orton, 1991）。Smithers, G. V. (1957: 152) 认为这首诗与另一首古英诗 “The Wanderer”（《流浪者》）出自同一个诗人笔下。

据《诺顿诗选》，该诗最早载于《埃克塞特书》(Exeter Book) 一书，描述了航海生活的艰辛。有评论家认为该诗是一个基督教隐喻，认为人生的历程是艰辛的，通往天国必须经受艰辛的考验。《诺顿诗选》中该诗的现代英文版是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 1885-1972) 的译文。庞德的译文淡化了基督教色彩。笔者为庞德英译文提供了汉译文。翻译诗歌难，翻译中世纪的诗歌更难。明知道翻译必生遗憾，但本人还是硬着头皮、尽最大努力把它翻译出来，以期与学界同行交流。该诗较长，为了方便阅读和研究，保留了诗节划分标记，即括号内的诗行范围标记。

二、“The Seafarer” 汉译文

航海人

(1-23)

让我讲一讲自己的真实故事，
我在海上的传奇经历，
我所忍受的无数艰辛。
我把万般愁苦藏心中，
让海上生活把我考验。
夜晚我站立在狭窄的船头，
听海浪汹涌澎湃，随船儿飞向悬崖，
彻骨的寒冷，使我双足麻木。(9)
冰凉的铁链，恼人的海风
击打的是我的心，考验的是我的胃，
让我神情疲倦。
不经历海上生活的人啊，
你不晓得陆地生活的恬静，
看看我，忧愁，可怜，
漂在彻骨的寒风中
饱受着寒冬的折磨，
变成可怜的弃儿，
没有亲戚，没有朋友。
只有夹杂着碎片的冰雹
和那凉飕飕的海浪，
还有偶尔飘过的天鹅声
才是我的消遣，
大海鸟的喧嚣

是送给我的欢笑，

海鸥的歌声

就是我的蜂蜜酒。

(23-36)

风暴击打着石崖，

燕鸥羽毛长冰，

它发出阵阵尖叫

那是在笑傲寒霜。

没有任何君王

能使快乐的人贫穷。

大千世界，谁更风流？

蝇营狗苟之辈，有勃勃生机？

你坐拥着财富，洋溢在美酒中，

而我时常疲惫，漂泊在海上

毒草近身，北雪飘摇，

寒霜覆地，冰雹落土，

击打我身，硬如玉米。

这是我的梦啊——

我要乘风破浪，

我要特立独行。

(37-58)

向前冲啊，要远行啊

此乃我心，念兹在兹，

果真要去远方那陌生之地？真实不虚。

就算你给我一座金山，

也无法让我放弃追梦。(注：这句是对庞德英译文 39-43 行略译。人称出现了转换，意义模糊不清，盼方家批评指教。)

他无心弹竖琴，无意赏古乐，

不喜好女色，不喜好俗世之欢，

没有一点点留恋，除了对海浪的热爱。

只要能遨游大海，他便热血沸腾。

花儿开了，梅子熟了，

田野美了，土地笑了，

这一切都在昭告有梦之人

该启程了，快快踏上

那远方汹涌的波涛吧。

杜鹃那忧郁的鸣叫

承载着夏日的忧伤

悲苦之心，啼血呈现。

富有的凡人啊，如何知晓

那些人到底要做什么，

非要飘到海角天涯。

(59-77)

唯有此时，心扉开放
 情绪起飞了，血液沸腾了，
 在鲸鱼的领海上，我遨游，我畅游。
 在陆地上的时候，它就跃跃欲试，
 渴望着，准备着，
 孤独的自由精灵！
 无法抵抗，心痒难熬，
 誓要踏上海洋之路 因为我坚信
 我主的教诲：
 世俗的人生 暂时的借贷
 没有什么能够永恒，
 唯有灾难无法避免，
 在命定的时刻来临，让一切灰飞烟灭
 要么疾病 要么寒冷 要么刀剑
 杀灭你必须死的肉体。
 为此，所有的公侯权贵
 在他离开世界之前，
 总是把赞歌高唱，
 把美名传扬
 抵制其罪，以求安宁
 这可是勇敢的行径？
 （78-111）
 死后让人们把他缅怀
 让他的赞歌在诗文中不朽，
 英勇事迹，万寿无疆，
 壮哉，乐哉！
 可惜荣华的日子不持久
 世间的傲慢和财富，
 还有帝王和将相
 通通都归了土，
 无论欢乐有多深
 无论地位有多高，
 一切都归零，
 纷争与喧嚣，
 黄土一埋不见了。
 世间的荣光会褪去，
 年轻的容颜会苍老。
 白发老人，
 呻吟度日，再无友人；
 王侯将相，
 尸归黄土，风光不再，
 再无美食，也无烦忧，
 再无指手画脚，再无劳烦心机，
 纵使他用黄金镀坟墓
 腐朽的尸骨也变不成宝。

三、“The Seafarer”赏析

在结构上，这首诗由四个部分组成（Horgan A D, 1979）：第一部分描述海员在过去的海上旅行中所经历的不幸和痛苦；第二部分表达了陆地上的人无法理解海员的疲惫和海洋所带来的苦难；第三部分解释了海员不再为海上旅行而忧虑，他的心思只在上帝将带给他的事物上；第四部分继续阐述海员的动机，他不追求世俗的快乐，而是专注于海洋的波涛。每一段叙述后都跟着一个副歌，使诗歌在形式和主题上具有连贯性。

该诗歌的主题解读是难点。这是因为这首诗的“文本状况不完美，且缺乏明确的体裁印象，导致评论家们寻求各种解读”（Peter Orton, 1991）。基于诗歌文本，我们将诗歌的主题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性中的矛盾。从这首诗所描述的内容来看，它一方面描绘了航海人内心和身体所经受的磨难，一方面又描绘了这种苦难带给他的刺激与快乐。这或许是一个隐

喻，比喻人内心的两面性：渴求安逸和精神探险。自相矛盾的主题在形式上表现为诗文前后在语气上的不一致性：前面的诗节（1-22行）极力描绘航海人的惨淡生活，体现出的是“怨气”；而中间的诗行（37-58行）话锋骤转，直言航海的艰辛生活恰恰是他所渴望的，表达的是“喜气”；接下来的诗行（59-77）则直抒胸臆，更进一步地赞美地航海人所特有的美妙无比的基督精神生活，表达的是“傲气”；诗歌的最后一部分（78-111行）通过对比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特质来肯定后者，表达的是一个精神旅游者的“骨气”。整篇诗歌的语调从以“怨气”为代表的低沉到以“傲气”为代表的激昂使读者忽略了诗歌所蕴含的冷色调，但它无法掩盖人性在“矛盾”中曲折演绎的主题。第二，生命和存在的虚空性。如果从基督教信徒视角阅读诗歌，该诗并不具有消极色彩，因为全诗三分之二的诗节属于铺陈，最后的三分之一才是精华所在，表达了有信仰的基督徒生活的美好和珍贵。如果从佛教徒视角阅读诗歌，则该诗呈现出不同的风景。诗文多半内容贬抑了肉身的虚无性和世间万物的腐朽性，与佛家所讲的“四大皆空”似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全诗成为一个寓言，让读者领悟到物质的生活和肉体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第三，精神的高贵性。该诗的无名作者认为人应该减少或放弃对物质生活的迷恋而增加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航海就是一种看似枯燥的探险，而诗文极力描绘它带给航海人的精神上的快乐。航海在物理的层面上有多么单调和凶险，在精神层面上就有多么富足和快乐。通篇诗文初读起来像一首哀歌，实际上对航海生活明贬实褒，是一种凡尔赛式的对个人清高的精神生活的赞美。

有研究者（如 Michael R. Burch）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人，初期成文时没有基督教色彩，后来逐渐被基督徒宗教化。诗中提到的“主”，“天国”，“信仰”等基督教概念使它读起来像是一篇布道文（sermon）。从语气色彩上看，全诗充满了悲凉和哀婉的韵味，但同时又闪烁着希望之光，好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走进天国世界充满了希望，一边遭受着肉体上的困顿，一边憧憬着精神上的解放。该诗巧妙使用修辞艺术使叙述形象而生动。诗歌使用了头韵、元音韵、意象、比喻等修辞手法。头韵的使用最为明显，例如：“Over the whale’s acre, would wander wide.”（Line 61）。比喻手法的典型例子：用“whale-way”比喻“sea”。诗中使用的主要意象有：“ice-cold wave”，“ice-flakes”，“sea-fowls”，“mind’s lust”，“wine-flushed”，“wave’s slash”，等等，它们让读者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感知和记忆，更深刻地体会诗歌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可以这样为该诗定性：诗歌《航海人》披着神秘的面纱，不乏艺术特色，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历了变迁，很可能被多位不同时代的作者修改过，从而使它的色调在连贯中略显突兀，但它的不确定性却如实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变迁在语言文字上所留下的痕迹，通过这些痕迹，后世读者可以了解中世纪英国人民的若干生活状貌。

参考文献：

- [1]Margaret Ferguson, Mary Jo Salter, Jon Stallworthy.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 [M]. WW Norton & Company, 2004.
- [2]Horgan A D. The Structure of The Seafarer [J].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979, 30(117): 41-49.
- [3]Orton P.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 Seafarer [J]. Studia Neophilologica, 1991, 63(1): 37-55.
- [4]Smithers, G. V. “THE MEANING OF THE ‘SEAFARER’ AND ‘THE WANDERER’” [J]. Medium Evum 26, no. 3 (1957): 137-53.

基金项目：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基金项目“美育维度下早期英语民谣专题研究”（项目号：11130300121014）。

作者简介：娄立国（1974,08），男，山东省禹城市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及文学翻译。